

风过留痕 ▷▷▷

传奇的外婆

□刘武



我也觉得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老太太,那个时代有很多传奇,但这么一个脚老太太的传奇还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,生动鲜活得让人觉得似乎可以触摸到。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,毛泽东曾亲自为她撰写挽联:“老妇人,新妇道;儿英烈,女英雄”。

有这么一位 85 岁的老人,她一家人几乎都充满传奇色彩。这么说吧,她父母曾经与周恩来、邓小平一起留学法国,后来都成为中共高层领导。而她舅舅和舅妈当时也是留法的学生,是中共建党之初的高层领导,其中舅舅还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首倡人。这两人后来都因为叛徒出卖,最终壮烈牺牲。

我说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特特,前些日子,我专程去拜访了她。阳光灿烂的客厅里,满头银发的老人坐在沙发上正在翻阅着书刊。客厅的三面墙上挂着许多黑白老照片,这些照片中的许多面孔都是大众熟知的那些人物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、邓颖超等等。

其实,稍微熟知中共党史的人,便会大致猜出我见的这位老人是谁。如果人们对蔡和森、向警予、蔡畅、李富春这几个名字还不陌生的话,那就会知道这位老人正是这些革命者的后代。不过,李特特老人最崇敬的是她的外婆,一个脚老太太,她说:“我外婆的经历太有传奇色彩了。”

她的外婆本名叫葛兰英,年轻时曾与秋瑾有过交往,曾向秋瑾学习剑术。葛兰英 48 岁时,居然领着两个女儿到湘乡,一起走进“第一女校”读书。临近 50 岁时,她又在长沙报考“女子教员养成所”,顺势改名“葛健豪”,从此以这个男子气十足的名字扬名中共党史。当时考官一看这老太太年近百岁,还是个小脚,就狂笑着嘲弄说:“我看你还是回去抱孙子吧!”

葛健豪厉声质问道:“你们规定了 50 岁的人不能报名吗?”“哪家公司规定只许大脚上学,不许小脚读书?”说完,她就在操场上拔腿跑了一小圈,然后抬起右腿,直直地架在考官面前的桌子上,接着,她又拿起桌上的长尺,就当握着长剑舞将起来。再后来,在考官仍然没有收录她的情况下,她一纸告到长沙县衙门,当时的县官在状纸上批下“奇志可嘉”4 个大字,那所学校便破格录取了这位年近百岁,抱了孙子的小脚老太太。

更具传奇的还在后面。1919 年圣诞节时,54 岁的葛健豪又随蔡和森、向警予、蔡畅等一起,搭乘法国邮船前往法国,加入到当时名

噪一时的勤工俭学队伍中。很多外国学生对这位小脚老太太太感好奇,很难相信她能从零开始学好法语。葛健豪开始学习时颇为吃力,如听天书,苦不堪言,她自嘲为“默默无闻的丑老鸭”。可这“丑老鸭”在向警予和蔡畅帮助下,口语听力进步神速,最后就如一夜之间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,那些一直对她没有太多信心的外国教授,瞪眼看着这个拄着手杖,踮着小脚的老太太吐莲花,蹦出一连串流利的法语单词。

作为外孙女,李特特对这位外婆敬佩的另一个原因是,外婆不仅保住了她的生命,而且一手将她带大。当时,蔡畅与李富春婚后不小心怀孕,但她原本不想要孩子,想把孩子堕掉。葛健豪得知后质问女儿这是为什么,蔡畅说担心孩子影响自己的工作,分散精力。葛健豪满不在乎地说:“我精力充沛,带大了你们六个兄弟姐妹,还会在乎一个伢子。”

就这样,1924 年李特特诞生在美丽的塞纳河畔,因为她来历特别,母亲的法文名字中又有两个 T 字,葛健豪便为她取名李特特。后

来,外婆独自带着李特特从法国漂洋过海,绕行大半个地球回到中国,一直抚养李特特到 1938 年。

如今,只要是说到外婆,李特特就会两眼放光,神采飞扬,她指着墙上的老照片,跟我聊着她对外婆的情感。她说:“我有个心愿,就是想把我外婆的经历拍成电视剧,让大家都能看到她的传奇故事。”

我也觉得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老太太,那个时代有很多传奇,但这么一个脚老太太的传奇还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,生动鲜活得让人觉得似乎可以触摸到。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,毛泽东曾亲自为她撰写挽联:“老妇人,新妇道;儿英烈,女英雄”。

这个传奇的外婆虽然不是中共党员,却跟她的几个儿女一起出现在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中,是其中唯一的非党人士。李特特每次看到墙上挂着的她与外婆、舅妈最后的那张合影,都会眼睛发潮,85 岁的她很深情地对我说:“你看,那就是我外婆。”

聊完外婆的事,李特特照例独自下楼,外出游泳。这是她每天坚持的一项运动。

沉思默想 ▷▷▷

康有为的“新中国”设想

□吴若增



这条消息,初读时的确感到可笑,特别是竟然出自康有为那个脑子。然而读过之后,心里却是酸酸的。一个拂之不去的感觉是:唉,在那个国破家亡之际,中国人连什么法子都想到了——只要能救国!

1897 年,康有为从上海进京,面见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,提出了一个堪称“雷人”的大胆设想:既然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难遏止,中国或可亡,不如在亡国未亡之时,抓紧向海外“殖民”,以便国土沦亡之后,由纯种中国人在那里建出一个“新中国”来。地点嘛,他选在了南美洲的巴西。李鸿章听了表示同意,但说要跟巴西公使商量商量才行。之后,便把他客客气气地送出了大门。

这条消息,作者是著名作家王树增,出处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,我以为可靠。但我读了,先就是不觉地笑了——是觉得好笑的笑。笑过之后,则是感到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有幸去过巴西,巴西的情况,的确如康有为所说,虽然远

隔大洋,甚至是到了地球的另一面,但与中国纬度相近,气候宜人,且地大物博,人口不多,果然是个殖民的好地方。然而,问题却在:“殖民”不同于“移民”。殖民是使用强力包括武力,采取侵占别国领土之后再把本国国民输送过去的办法,以形成另外一种占领。用句人们好懂的话说,就是侵略,就是侵占。而移民呢,移民有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两种。前者是通过合法途径来进行迁移。这种迁移完全由被移民政府掌控,不是你移过去就可以移过去的。至于非法移民,那就是所谓偷渡了,被移民政府当然要严厉制止。

1897 年,中国岌岌可危,正在被侵略被殖民着,连自己的国土都守不住,何谈向海外殖民?何况,巴西也非不毛之地,此时

已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中摆脱出来获得独立,是为“巴西帝国”。一个堂堂帝国,又跟列强之一的葡萄牙千丝万缕着,凭什么让你去殖民?由此可见,康有为说是“殖民”,不过是为了面子罢了,究其实,他说的当然是移民。不过,说到移民,问题又来了:你要在那里建出一个“新中国”来,起码也要移过去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才行吧?那么,你又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移过去呢?采取合法手段吗?哪个国家的政府肯让你这么做?采取非法手段吗?不要说你没有那么强大的远洋运输能力,即便是有,你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一起上岸或分批上岸,不是成了蚂蚁上岸了吗?人家在海边架起大炮,你不是等于送死吗?

这样的问题,依康有为那样

的脑子,他不可能没有想到过,只是他想不出解决办法罢了,他就只是把这个设想交给了李鸿章。至于到底怎么办,那就只好恭请中堂大人去想了。你李鸿章不是办理外交的能手吗?

李鸿章可不那么天真,他可能连想都没有去想,就把康有为打发了。

于是,康有为的这个伟大设想,便也只能是胎死腹中。

……

这条消息,初读时的确感到可笑,特别是竟然出自康有为那个脑子。然而读过之后,心里却是酸酸的。一个拂之不去的感觉是:唉,在那个国破家亡之际,中国人连什么法子都想到了——只要能救国!

这真是一种令人心酸的感动啊!

心香一瓣 ▷▷▷

想起老校长吕凤光

□王岱



几年前吕校长因心脏病突发,离开了我们。但有些人或物或事并不因为离开或变化而让人淡忘,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湖南湘乡育才中学的踉跄惨剧,挥之不去。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老校长吕凤光。

吕校长大概是我们上世纪 80 年代那批实验学子印象最深的校长了。80 年代的学生不像现在的学生,个性张扬,和老师的关系可以很近,很随意,那时的孩子大多拘谨,当时既没校报也没校园网,校长主任学生是不太认识的。但是说起吕校长,好像学生没有不认识他的。每天上学前他都独自一人站在校门口,等候学生的到来。他从来都是歪着头向前倾,背着手,脸阴阴的,很少看见他的笑容,说话的声音很特别,不是济南话,但也绝对不是普通话,反正是挺怪的。同学们不论是闻其音还是见其形,都如同老鼠见了猫,溜溜的。于是不知哪位仁兄给吕校长起了外号,叫“宪兵队长”。

那时实验中学的校内也有住校生,不过只有男女生各二十来人。只有两间房,房子大概是清朝建筑,很是破旧。每天早晨六点,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,住在

校内的吕校长都会嘭嘭敲门,女生宿舍门大概会敲两下,不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男生宿舍遭袭,校长会亲自进去抓懒虫的,还会听到他用那不一般的声音在喊:“瞧瞧,快成狗窝了。起来到操场上跑步去。”当我们起来时,他早背着手走了。那时住校,学校并没有跑操的规定,也没有查卫生的制度,这要求不过是吕校长的个人行为。似乎当时我们从没意识到这是校长来检查,而更多的感觉是爷爷来叫早了。大多数学生经吕校长这一叫,也就不再睡了,或到操场上跑步,或到树下背书去了。

早晨是只闻其声,课间操,就能见其人了。每个课间操,都会看到他歪着头,背着手,在队伍边巡视,还经常要强调一下纪律。有一次,他在强调卫生时,把“不要在校内吃瓜子”说成了“不要吃瓜子皮”,于是引得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就私下里以此来取笑他。

中午放学铃声一响,当我们以最快速度冲到食堂时,我们的吕校长早已站在食堂门口了。所谓食堂

就是几间小平房,开两个窗口卖饭,学生在露天排队。有吕校长歪着头站在那儿,没人敢造次。等到我们大多买好饭了,吕校长才歪着头背着手离开。

不要以为吕校长只站这几个点,你只要在校园里,大概都会看见那个歪着头背着手身子向前倾的他,还时不时地发现他会俯身捡起地上的废纸。

到高二时文理分班,他教我们文科班的数学,这才知道吕校长还会教数学呢。一看见他走进教室,我们心里都发毛,只叫惨。可是我们真没想到,这个吕老师和那个吕校长判若两人。当讲到可笑处,我们还没笑,吕老师却已用他那不一般的声音笑起来了,那眼睛那笑容活像一个六七岁的孩子。同学们也会被他那神态感染,无所顾忌地大笑起来。在课堂上,他虽然还是歪着头,但不再背着手了,手是撑在讲台上的;脸也不再是阴阴的了,而是很有生机,甚至可以说是顽皮的。吕校长只教了我们一年,但我很怀念。

当我再回实验中学教书时,吕校长已退休了,不过还能在校园里看见他。觉得很亲切。

几年前吕校长因心脏病突发,离开了我们。但有些人或物或事并不因为离开或变化而让人淡忘,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想到我学生时代的实验中学,好像就是那已不在了的如火如荼盛开的石榴花,还有那许多株高大飘香的槐树,那早已被柏油路代替了的雨天里油亮的红砖小路,以及每当阴雨天总要骑 20 多分钟自行车赶来看学生上晚自习的班主任陈孟敏老师的那句话:“今天天不好,我来陪陪你们。”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校长吕凤光……温馨且诗意。

写这篇文章时,想多了解一下吕校长,打上“山东省实验中学吕凤光”这几个字,在网上搜索到的结果只有两条,其中一条是“吕凤光副校长去世了,我印象最深的老师,现在想想真是负责,挺可爱的一个老头”。读之不胜唏嘘。